

辭

鄭濤字辭

鄭氏子濤其家為孝義門其祖若父為大雅君子其
 躬為有文學令子孫冠而筮賓以秉常字之常者久
 而不變之謂也其致勗於三者之間似久然於配名
 之義有未盡焉因易曰仲舒而發之以辭辭曰
 玄黃之間陰降陽升大化既望神功乃凝如圭有藉
 剛柔相形若環無端闔闢一扃胡不觀之大江之中
 怒濤乘濤與山爭雄及其遂舒天光沖澗無動不靜
 有亦入則通玄軸翕張靡間可窺重沓方巖新暉已基
 非然而終非合而離彼昏不知強欲二之至靈惟人

裨府皦然方其未萌澄若龍淵氣機一啓蛟騰龍奮
孰遏其衝不使之延戶則有樞弩則有機維慎持之
弗履于危桓桓三軍節以鼓旗勇雖無勅屬我指麾
何以明之聖言孔揚敬以內直義以外方不迎不將
不迴不翔體用一源自微而彰鄭氏子濤嗜學好脩
如紫金壘如蒼玉舟及冠而字義或弗周易以仲舒
期与道謀弗揚其濶曷達其奄弗韶其波曷就其潛
達之潛之動靜斯兼慎勿他索是屬是厭爾家孝義
九世聚居門挂煌煌照耀里閭唯能承之不墜厥初
承之斯何爾服則儒爾毋隘庫爾毋矯兀暗夫大中
如履周行白麟之溪其流湯湯勗哉令名與之俱長
向里柳貫述

鄭泳冠字祝辭有序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筮得穆日始用
三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
戒實過來義臣夫既與聞酌醴字實予責予惟泳以
潛行為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
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
而順卿又方敦泳以學予聞諸易範潛之為用不既
大哉乃為製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詞祝之既以
承順卿開家之美而又以觀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
乎此詞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
事親從兄由乎仁義至於踐形三加有禮不虛行

筮賓命字為敬其名爾生鄭泳早嘗受經未離幼志
已及弱齡設遮并首古訓是程吾視於水析義甚精
水圓以折流而不盈自夫發坎達于四溟淪而為潔
瀦而為榮割舟任載僅若浮嬰負羽不勝由弱故傾
柔而能剛孰与水爭知其性者不將不迎潛泳其間
維順之承過涉必減浚恒匪貞誓如學功當能致亨
自疆不息宵寐夙興雖泳于涯實游于明帶心之潛
則冥于非咨爾生泳學維烝之辰式不競逝波日驚
晦用遵養魄將載營海之昭之泰道之征徵諸易範
本之性情字爾仲潛戒爾矯輕非伏於潛欲抵其平
澹浪之歌有濯斯明慎持之如承佩珩爾世孝義
初不明在黍稷惟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聲

葉爾孩孺揚爾翹英式祖訓辭以無忝所生具官稱
資述

鄭澁加冠祝辭有序

龍灣先生鄭君以從孫澁將冠屬震亨為賓震亨雖
不敏既与之成禮敢伸規戒之義勗之以辭辭曰
制符以正比德以清具見天則勿突其貞字爾仲持
戒之在盈執善守仁以昭厥毅焉傷朱震亨撰辭

鄭瀛加冠祝辭

鄭氏子瀛浦陽之雋義門之英冠禮既備以仲容甫
為之美稱海於宇內其蹄有四在東維瀛之為物
駁中其廣其神至靈上有三山神藥攸產仙人是登
其量庶涯容受衆物靡竭靡盈君子之學辭若觀海

爾歲爾刑海以不擇細流衆水其大乃成學以不棄
細行衆善其業乃精故能容者人之有技猶若已能
不能容者人之有技媚疾以憎惟此二者善惡攸判
我好由興在昔伯夷弗念糴惡不害為清有如子夏
不可者拒隘而匪和瀛爾長矣盍思是義以頌爾名
為清之量毋賢而隘以忤物情宜爾門閭愈高愈大
益以義挂爾尚保之眉壽永年百福來并天台應奎
翁述

鵬溪集未卷

記

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
之儀與施之親疏隆殺之等凡目人情立人義而繫
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於一家而法豈
周於天下間興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孚壹已
仁讓之俗於斯時也義且泯於無形而名烏乎生蓋
至於道隱民散代表禮替而宗統服紀蕪焉無屬借
鋤取帝勃蹊闕墻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天操
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其潛轉密移之功安得不為
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於為善者既彰惡

者斯瘁於是又取其出於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
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
義門扶衰救弊名存与存君子盖有所甚不得已也
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
舉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
重可歎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于
茲視其家庭而其淳孝廣第之日滋諱信脩睦之日
謹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遠祖淮始與其二兄
卜吾縣之承恩里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三鄭
示有先也淮之孫綺以未五世曰德池德珪德璋率
之儉勤以啓大其其六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

轟重之積善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詒孫間及八世
不裂藉以為異不殆已以自矜尊之而親之老老而
幼幼凡聚廬以處同釜既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僅手
指千薰然義風不戒而趨為之冠皆以重其始為之
喪祭以厚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者男事詩書
女事蠶績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
服勞於作息之間繫維於禮法之內錐等之十世而
至於百世可也初里者列其事于縣令長上之大
府具移廉訪使者遺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
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之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
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
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

戶凡欲納之於禮範之於義而後已會

朝廷方脩通制頒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在門者與
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
宜如制令即賜蠲復命既丁大和感激思奮拜手稽
首言曰

熙朝之所以惠綏于我塵里之細民者可謂至矣吾
高曾祖考之所以啓祐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
厚矣大和毫且及之誓殫餘畧課諸子姓力耕以奉
公上而暇則詠歌

帝力終為盛世之幸民而已願惟伯父當干戈倂擾
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下慈孤
幼敷舊牒漸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文嗣吾

弟文泰益躬之盡瘁繁銖積寸循其疆畝以畢茲塗
癯惘瘵拜世豈易然哉今進承在復之恩拔諸什伍
之藉譬之塗芻行蒿得保遺餘以免於踐履甚幸甚
休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迓續芳猷傳之來襲
乃以其文屬貫之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
人心者也自其動於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為
欲勝則官義之立則利無与存彼盖知夫孟氏義利
之反矣而不知記礼者之言固嘗深致意於人情入
義人利人患之辯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為利者末也而以
義為利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心
携持世故之微權也欤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而

非其盛之謂也。桂門復役。

國之令典而頌以畀諸一不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有得於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中

義門後記

桂孝友以學人倫表節義以正風俗前聖之不得已。後聖之良法。葵之浦江鄭氏同居共爨蓋九世矣。其尊卑之叙敬愛之義祭養之禮教育之道長長勿勿食逾千指教行於童僕食有餘又以分諸鄰里鄉黨以佐。

國家之荒政蔚乎有三代之餘風此固人道之常然朝廷重之郡邑先之鄉黨儀之六世而桂其門八世而復其家以不能皆鄭氏若也。使皆鄭氏則無所事於桂且復矣。夫三代之世人倫固不能皆使之厚風俗亦不能皆使之正而教之可使之厚化之可使之正由上之人能以身導之也。三代而下亦能使之然乎不得已而桂之復之猶庶幾為一可使及之也。遂世以為良法惟人心易變風俗難常家必齊之有常道則無事於桂且復而自厚矣。國必治之有常法則無假於桂且復而自正矣。若鄭氏之義未嘗規其桂且復也。使有桂且復之規其分也必久矣。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義門陳氏予嘗讀其家法家無私憤無私

饒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脂澤以及寒暑布帛綿
纈之給有常數嫁娶葬有常制司其出內司其酒
茗司其間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聞於
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五十以上日授膳于私
室夏則增其藥物冬則增其膏炭以優厚之五十以
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焉凡教子弟
各因其材而授之業其家下使力作其不帥教者罰
之耕改則復之一年不改耕二年二年不改耕三年
二年不改則屏之遠方其身不得與宗族齒蓋歷隋
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自始也兄弟同居及其末年
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其久
且衆也不燬于一

國朝之兵則至今存焉使當時治其國者亦若陳氏
之於其家國有不長久且常治而不亂者乎是道也
鄭氏既行之矣其未行者復損益而力行之守之而
不變則非有他故自百口至于千萬口自百年至于
千萬年常如今日可也至元三年歲丁丑十有一月
既望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揭
傒斯記

同心堂記

至哉一乎父子一曰孝君臣一曰忠兄弟一曰友朋
友一曰信家一曰齊國一曰治是故治天下之道一
車轂焉爾也轂離之為三十斂之為一而一之在天
下國家曰仁三十而一一而三十聖人之心也而有



P6

禮焉何哉一散為三十失其序則一不可復彝倫歟
則萬殊一體不可見也一不可見而禮制行焉古之
明倫者求其鎡次而序之曰其天分而正之出其位
者一髮則犬牙相錯斂者不可以復合而政興焉甚
矣夫分之不可以不嚴也嚴則合合則一也則和矣
舍天下而言國家則家一轂也父子兄弟各安其位而
十也人各有心則欺上行私者頽拾仰取出其位而
下奪上陵一離為三十而不可以合此無他夫倫亂
也正之明倫而後復禮復彝倫叙也一而後和樂生
人盡倫也是故倫盡則義從而禮復禮之復者仁之
歸禮之嚴者樂之所由出而仁者一之之道也仁以
禮復禮重於食夫何疑乎仙華鄭君順翁奕世均財

系表者自周公子友至於後魏建威將軍暉皆可攷
據暉中書博士茂生白麟有七昆弟號七房鄭
氏七房皆多子孫而白麟為尤盛史謂其後不傳偶
失之爾袁晞姬姓錄及鄭元括故家考辨其繆為甚
詳文繁不能以具載白麟字嘉徽生師慎師慎生懷
芬懷芬生邵生斌鄉斌鄉生唐青州刺史庶生
侍中徽生大理卿廓生鱗生給事中暮生
宣州觀察使回回生弘生垣垣生倬生子嚴子
襲生扈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
肅自肅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渥浣淮字季淵
善為文辭靖康年飢粥田千餘畝以活貧民號淮
所宅為仁義里淮生煦煦照蓋自暉至照凡二十三

世世居滎陽寔道居欽為始遷自牖居遂安為再遷
淮居浦江白麟溪為三遷漢在縣東二十八里舊名
香嚴淮欲不忘其祖來遷時遂以名之迄今猶不敢
改也照生緼綺緼以綺子開後綺字宗文事父母孝
父獲罪勢家囚繫獄中欲寘之死綺上疏懇於州刺
史錢端礼代其受刑父寃得白母張氏病手足攣綺
挾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生開開生迴迪聞生運達
逆迴生澈致微敬運生政致生德池德雲滋生德雲
敬生德理政生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德璋以剛
直忤物人或陷以死罪當會遷揚州德珪哀之遂代
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以詭計先竟斃於
獄德池以德璋子文泰後德珪生文嗣德璋生文融

文厚父肅文融更名大和龍濟務提領蓋自綺至大
和凡六世皆以孝友相傳不異財不異粟天和蓋正
身淞下冠昏喪祭皆據古禮行之湖水之東罕有齊
之者縣令長以里父老之言次第達于中書中書如
其請命在其門為孝義門文泰生銳銳文嗣生鑑鈞
大和以文厚子欽後文厚生鍾錄、竹宣政院照磨
文轟生鑾鉅鑑銘皆克奉大和訓戒雍、穆、愈有
光於前人無少爽者銳生深淇鉉生漢永湜洪洪鑑
生渭濤儕鈞以鑑子濂後欽生溢漢瀛汪瀾鍾生洵
銖生溟沂鑿生源濤鉅生演淵浦鑑生洪禮銘生濤
得詮濤沖溢汪濤濱沖皆早卒蓋自鑑至渭又二世
渭之昆弟亦既各有子矣觀其仁讓之益敦孝敬之

益著翁之張之允叶于道修之飭之弗悖於礼殆猶
執一篇以節衆音高下協律而無奪倫之憂也御衆
車而行一塗先後有序而無爭驅之患也子之所謂
宗悖而後倫理明倫理明而後遜悌興者豈不於是
益有所足徵耶則夫大和之子孫汔遂承宗之託而
能免夫墜胤之羞有不待言而後論矣嗟乎門地雖
華而或傷杖杜之獨行本支既瘁而遂至葛藟之無
廕彼獨非圓顛方趾肖人之形者哉何其不興念於
斯也予与大和交且四十餘年既為著其義門之事
刻諸庭曲之碑而大和復謂未及譜系之詳自為攷
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所定滎陽譜鄉貢進士吳萊所
述譜圖序成此文以遺之鐫之樂石傳之方來庶幾

讀之者有發焉耳記為譜系作法宜備書君子尚勿
評吾文太繁也譜云凝道自滎陽來遷而故家攷乃
謂晦後居隴西則又似自隴西遷者并志於此以俟
洽聞者實之里友柳貫記

文錄後記

世教將興必有積行之家以其孝義倡於下然後能
風後一俗易是乃國家之禎祥所宜表異以為民勸
者也

國朝新教猶未洽乎大江之南而發之浦陽有鄭氏
者已用孝義著稱暨江南版圖既入于職方治定制
禮用成因章善之典以勸勵天下而鄭氏遂以六世
同居

竊命焉君子以為榮鄭氏之同居也始於冲素處士
綺通春秋善事親父照嘗以非辜陷重獄綺上書
郡守錢端禮孝誠懇至事卒得釋母張病瘁三十年
動必身自扶持未嘗一日懈所以示子孫既其非孝
義臨終又申戒之俾毋異爨由是咸遵其訓四傳至
龍游縣丞德珪青田縣尉德璋兄弟復以友弟聞德
璋忠家控之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爭先就繫以
死德璋負骨歸葬廬墓者再巷嘗人所難也德珪子
東應處士文嗣尤善於家政而德璋子龍灣提領大
和六和弟文恭咸力相焉六從會食而益以敦睦至
大二年秋九月縣長吏用里父老言上其行兼部使
者部使者察實以聞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如令

表門問為孝義門文嗣既沒大和廼定著家規五十
八條子缺又續者七十條其奉祭祀居喪有禮其男
女冠笄婚嫁有儀會食有所燕饗饋贈有別其衣服
冠履及器用有制六凡興也有毋惑婦言之戒朔
望之日又有徇私荒怠侈肆沉湎之戒有孝敬友恭
之訓平居有儉素之訓有博奕之戒又有譎浪遊田
色樂之戒有勸懲之籍其教之有大小之學浮詞之
漏異端之習有讓其奉親媼賓旅之餽遺食饗有節
其學布粟之入出樹藝畜牧之事賦稅之輸有職其
女工蠶織有業其樵媵內外有限其於疏族有會族
之禮貧不給者有義方之教有義廩之周寒有衣疾
有藥有義宅以安其生有義冢以濟其死此其大畧

也凡所以開導誘掖之方維持統攝之法蓋靡不完
具一如所言施于家於是合九世且數千指而孝義
之風濟之雍之愈非嚮時所及矣重紀至元元年冬
太常博士柳貫等為請于

朝得復其家凡在位在野君子為頌歌文說以傳者
成編乃復俾濂為之後記嗚呼是果何以濂言為哉
抑聞之夫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况乎人之於族屬也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誰獨無是心哉第自三代
之教衰禮法廢壞民彝不明能不視夫同氣為塗之
人者寡矣鄭氏傑然興自赫世克脩孝義以致若斯
之盛是蓋冲和所萃在其一門將以表儀人倫振起

薄俗于今日也庸非

國家之禎祥者哉

旌命所以禮之宜矣然嘗觀唐史孝友傳繫史臣之
言曰匹夫單人行孝一槩天子喟而旌焉以教孝而
求忠也及考其時以事親者行洎數世同居故通名
國史旌表門閭者以百數而其後能感發有為以顯
曰于當世者無幾豈非所以維持開導之者無其具
耶是何世教之不幸也今鄭氏自冲素以孝友列在
宋史東塾以來又世濟其美以荐承
天寵薦紳則為鄉里榮焉而龍灣父子之著為家規
非徒致謹乎門屏之內且尤諄於奉公報
國其子姓既有以學行聯通

朝籍駸々光顯它日必能移孝於

國以彰我

朝治教休明之效使家

國兩榮擅重史册而非前代之可侔矣是用不辭而

謹書此以俟焉至正十三年春二月己亥烏傷朱濂

謹記字伯清

麟溪集中卷

記

鄭氏處士榭記

睦州男子方惟慥嘗遊於發之浦陽浦陽主人青田
縣尉鄭先生館予於淩芳小室中明且道予遊大青
榭木之下木之圍十尺有奇其高六十五尺有奇幹
不過十尺羣枝四出者屢倍之大根擁腫盤結乎左
右一枝南出若蒼虬然鬣角生褥而渴欲飲也仰而
望之葱蒨其如車葭翫其如帷側而睨之鬱乎童
峭子鋒々恍子若挾天風而映乎卿雲之封予乃蹠
而請曰斯木何名樹之將何為願先生明以告之先
生曰此我高祖冲素處士之手植也其名曰榭始自

建炎將二百年處士蕙於天倫欲俾子孫聯族而居
乃植此於居室之陰大言誓曰願吾孫子蟬連若枝
葉然自處士至于今五世矣僕羣從兄弟得以保守
不異爨者於是木蓋有賴焉予曰歎曰異哉處士君
也何其擇名之審而取義之精歟彼上十雲霄戰雷
風傲雪霜四時不改色者非豫章也耶騁媽緋苞紫
囊娛情染目者非洛花也耶充佩帟罷靈芳足以養
神者非申樹與蘭桂也耶其一則節士玩之其二則
侈者好之隱者慕之處士皆不顧而獨有取於榿者
何哉蓋榿者聯也取夫木之連所以欲其族之聯也
處士之子孫其有識於此乎蔽蒂甘棠呂伯愬之其
氏尚不忍剪拜之况先君親手之所植乎是宜以處

士視榿而不宜以榿遇榿且夕過之見其屹立不動
則相率言曰吾處士儼坐於波也吾等莫有戲豫者
乎見其靈柯含英晨光精明則又相謂曰吾處士何
為而樂哉其以吾等無異心也見其夕霏掩冉芳澤
不展則又相謂曰吾處士何為不樂也吾儕得無有
他過者乎苟能是則葉之枝之皆處士精神之所寓
一存之心目之間則恍若見焉象之恩之且不暇奚
患其翦拜之哉十尺之圍未為大也二百年之久未
為遠也將自十圍至於百圍百年至於千年亦可冀
而望之也故家高木又當於此而徵之請效萊公竹
之例而名之曰處士榿先生以予言為何如先生曰
子之言至矣美矣無以加矣敢不夙夜祇奉僕又以

為斯木之幹則冲素也其大枝則僕祖若父也小枝則僕羣從也其條葉則將來衆多子孫也自幹而枝自枝而葉雖羣萬不同皆一氣之流行苟損其一板一葉則幹為之傷嗚呼僕於此蓋甚敬且思者也敢以子之言刻於對之陽使後世唯子之言是遵則僕雖老死猶無憾也予無以詰目書之為處士傳記處士名綺字宗文事父母孝處士之號宋軋道中之所賜云具官方惟慥撰

義阡記

浦江鄭君順卿義居八世縣上其事而旌表蠲復之令已報下順卿乃言曰予自高曾祖考以采每以孝友為我一家之政至是而子姓功總之親同釜甑者

蓋二百口然吾之所以為善猶未能推之於一鄉故凡遇鄉鄰之貧者生而無以為養歛則給穀食死而無所歸或以不能喪告則與棺又為之擇家左平岡野莽之地餘數十畝規為叢塚以務歛其遺骸庶乎鄉鄰之孤羸暴露者萬一可以少免矣子幸為我記之予聞古之君子未嘗不尚乎義也自天理民彝之既泯而後天下始有不知所謂義者是故一家同氣之間宜若肝膽之相照交契昭合而無有間積之益久則時或勝於胡越之相遠參差扞格而視之若邈不相及此獨何耶今也順卿乃能行古之道且因先世之恩義益著於閨門而又欲推其餘者以及其鄉鄰望路之疏遊者是則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波之生

哀死感蓋有不可終窮而亦當世風俗之所賴以厚者也夫以上古聖期無數值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被之以薪後世有孝子者藁裡之掩棺槨之塌隨以世起其制度三季以降富雖得之為有財貧者至無卓錫之壞以自容則其所以謀葬其親固有所不得已者自天地一氣之聚散衆人倏然而生以則化為異物水沉火焚鳥鳶蟻蠅蚋之所攢噉若已無所顧恤自仁人君子之用心則孟子所謂睨而視之其類有泚有若不為他人戚者苟以民吾同胞而揆之則猶我親愛其哀痛惻恒自然之真而且不能不速斂其手足形也雖然西漢之時天下富豪之民每專制於鄉里其始也嘗務朋人而濟其急其終也則

徒希報已以便其私太史公尚謂義俠儒者不予其義也今也順鄉乃能植德於遠而施恩於無所望郵之鄉雖以掩骼埋胔著於政典感鄰輟社載諸史傳亦不過此誠可謂焉於為義者矣鄭氏之福未有艾也故予特為疏其所聞者如此將使後世子孫觀祖宗之行義而又睹墟墓以興哀尤見其培養根本恒厚風俗之無已則吾之所以有望於鄭氏者願不益以遠耶前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吳來記

嘉禮庄記

夫禮以義起者也義既行矣則禮莫不備焉蓋古者治家莫重於議嫁娶問名納幣則繫其儀送女施顰則盛其飾然而七君子禮文儀節之間固當酌焉其

中而處之各得其所宜者矣浦江鄭氏自先世以來
裁居之及至吾順鄉而家益裕族益衆男女功總曾
不翅三百餘口內外嫁娶歲恒有之殆不可以不預
計其資匱聘篚之節於是始創嘉禮庄一區用以經
畫給辦不求諸家而調度自足蓋鄭氏自其舊時持
已以儉處家以勤因商賈往來之塗治邸肆償殖之
贏惟吾順鄉之從子欽與其弟鉢嘗釀以數十餘年
懋遷者曰愈厚充闢者曰愈廣夫然後田日若干畝
計山園雜產又以若干畝計咸具在藉欽等一不有
諸已遂屋其邸肆之側悉歛其歲入別儲為庄以待
用且命其子弟之庶幹者掌其金穀倉箱出納奇賻
之數而家長歲會其籍及觀其制禮而議夫男女嫁

娶之儀嫁者度用給錢三千有奇娶則度用給錢三
千五百有奇然凡平日機杼之所出與夫畦畝之從
奩者不在此也信乎士君子禮文儀節之間固能酌
焉其中而處之各得其所宜者矣予聞古者世家宗
法之行當其父兄名分之相維閨門恩義之並著無
不顧其一家合族之公而寢忘其私然後能久今也
吾順鄉乃能提綱挈領而不紊欽等又能竭其心思
畢其智慮而輔行之誠以祖宗所遺之身而欲振夫
家世所已成之業自宜闔廓饒裕蕃衍豐碩而一本
於義圭撮之粟絲縷之布雖吾一身之富有實祖宗
之遺福而吾不得以專之男大則婚女長則嫁雖吾
後世之服盡實祖宗之遺胤而吾之所以視之者則

一也此吾所謂禮以義起蓋家道之所由正家政之所由以舉而鄉閭習俗之所由昌厚雖然豈易及哉自吾順鄉家居祖子孫前後數世而

上方在表之蠲復之矣吉凶慶弔冠笄壻祭則固有

家規者存此殆皆其可記者也予是用勉狗欽等

之請勒石于庄且以示其後人使無忒焉具官吳業

謹記
游泳軒記

予友宋景濂氏自浦陽以書來告曰東明山有居世楹中為堂旁翼四齋其西垂小軒多叢篁灌木俯瞰清池因名之曰游泳而濂也日挾冊課諸友其間願子有以記之予處湫隘与景濂別且久不足以窺其

為學之要獨念蚤歲客浦陽從深襄吳先生游方志銳氣盛聞先生拍授不能虛已以受盡言願欲有所馳騁於法度之外是時所依實義門鄭氏未卒業而先生解去景濂見先生雖稍後予而聰明記誦皆予所不及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氣韻之長短脉絡之流通音尾之開闔變化先生所受於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其後遂繼先生教鄭氏之子弟益勸其家以敦禮行義比予再至未嘗不歎其一門之盛而嘉景濂之能聽其議論觀其著述愈出而愈無窮於是各吾前自之非復頭接緒餘比來予蓋今猶不能已於懷也日獲其所從游之地東明山則鄭氏之別業也距義門幾一里間徘徊

周覽其處而所謂西垂小軒者則固忘之若游泳之
有扁舟又景瀛之所揭焉景瀛與其徒講授於斯討
論於斯又將周旋憇息於斯夫豈有羨於坎然一勺
之水乎殆其浸潤於聖人之道既久故借詩所謂泳
之游之者以發之也予方航斷洪絕潢望聖人之泥
泮而不見者又烏足以窺景瀛之萬一姑言其臆可
乎夫文與道非二也六藝之書聖人以其蘊於身心
指於事業者時出之後世仰之如日月躋之如山
嶽測之如河海及其頽之常若赫奕布帛然百姓日
用而不可無是謂載道之文際及後世文雖工而道
不至者漢唐諸儒是也道已至而文不工者宋諸儒
是也之二者之得失較然而要之於古皆未也是故

學莫先於知之既知之真難於行之如是而言之不
文不可也思其行之不遠也昔人嘗言山林之日長
學問之功深心誠慕之况景瀛進獲所承於師退而
泐諸其人與學之志猶未已宜無取於予之臆說也
使諸文聞之無若予之自弃則庶幾矣金華胡邦翰
仲申又謹記

東明山精舍辨記

東明山在浦江縣之東鄙浦江倚山為縣自仙華峯
斜迤而東若萬馬長趨不復回頷二三十里之間滿
望皆山也東明下瞰大澤中隱然突起高不踰尋丈
而大林木左右蔽翳似不與人世通昔人曰得附山
為稱故青田縣尉鄭君德璋嘗廩家居之叢紛子若

孫弗克專志于學乃於是地創精舍一區俾年十六者性讀書其中君之子大和復斥而廣之前為榮而後為寢之東西分為四齋之名其西曰成性曰四勿其東曰繼善曰九思東與西戶皆相向其間雞之所曰敬軒其鼓琴之處曰琴軒其退休之室曰游泳軒游泳直九思之北敬軒則又直繼善之北而西與琴軒對琴軒之外少南有水一泓不澗不羸作欄階護之曰靈淵之東一百步有泉冷然而老梅如龍橫躡其上曰梅花泉之北又五十步劉石為坐而蒼松翠竹葱蒨掩映曰吟壇凡為屋二十楹間而園樓涵房与庖庫之屬不与焉予金華之鄙人也於道無所聞大和不以為無以嘗聘致之俾与二三子

周旋其間大和之語孫清請予記之予將何擇先民讀書之地往往皆在大山如阜胡先注翼之以一代偉人其為學也乃与石公守道平陽孫公明復共讀書泰山至十年而還家其後胡公以道德為當世學者師而石之与孫亦肯直講曾監以所學聞四方至今即其論議其風來如祥麟鳳欲見之而不可得其果何以致是哉蓋血氣未定之時雖智者或不能不為外物所遷故處之寡聞無人之境耳目之所及接非白石清泉即左圖右史東華塵土之思無自而入遂得專志於術業俟其凝定然後出而施之所以卒大白於天下矣二三子之處於是無異三人者之在泰山使三人者而支體與人殊

也我則不敢知苟亦人爾初何不可及哉亦三子尚勉之非惟二三子勉之雖予亦當自厲也濤善楷書目次第成文使書廳碑為之記金華宋濂撰

賜問義門禮儀圖記

天下稱義門浦江鄭氏一家耳自宋迄今幾三百載歷十二世氣化有感衰而鄭氏猶一日益其睦族之道無他德義以培其根本詩書以沃其枝葉信以正內禮以維外家教條明安於倫理故也是以子孫賢基曷永他族罕比而衣冠之士應時起者或列六卿或秉朝綱職翰林奉坊或掌方面擢

藩府往往確守禮法多著善蹟為

賢王所加禮永樂初其九世孫借以文學徵

蜀府教授敦厚博學書法繼趾鍾王溫溫君子者也幾下愛之重之寵遇時至嘗錫蹄醇翁益恭謹寅畏迹者臣立我荷

國恩俾職伴讀庚寅冬

賢王方留意義門考其所以敦睦之道創始之由乃召教授偕眾儒職進侍通英堂日賜醴酒珍饌嘉果異味命誦論鄭氏家範冠昏喪祭子孫教戒之六歲時燕會俎豆賓客之禮

手教訪問繼悉教授對越間毫髮不紊深稱睿旨每至夜分乃罷如是者越兩月餘論集成編欲餼梓以垂教士大夫家復命寫麟溪圖繪其山川之形勝棟宇之高低堂名軒額亭榭館傳燕私饌賓之

位以至歷代旌表周環鱗比靡不整飭畱成奉進
殿下嘆賞不已有何異命駕親往之喻賜示政府參
議臣周淵明白此盛世之人瑞也吁君臣際遇千載
一時未有若此其盛臣亦幸叨親榮耀教授乃謂曰
楷賴祖宗德義詩書餘澤此恩此寵可無紀述以垂
子孫哉子其為我記之臣以求學辭謝踰半載乃再
拜復曰我

賢王殿下詩書立國忠孝為藩樂善好賢超河間邁
東平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教授以家世之
積德之深規模足以垂永遠德義足以勵風俗為
君王所加禮者宜也况教授淳潔溫恭嘗侍先君子
貞孝處士遊學士宋先生門而光前振後哉處士清

脩苦節隱德弗耀名則時豈偶然尔荀子曰不登
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今不觀鄭
氏菑範烏知其為人瑞乎乃忘其僭陋書此以紀一
時之盛事云歲次辛卯六月朔伴讀臣黃立我記

鳴鶴軒記

鳴鶴軒者浦陽鄭君燕居之所也曷為以鳴鶴名蓋
取諸易象以見志易之象奈何在中孚之九二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此上巽下兌之卦也則曷為以鳴
鶴言夫易者象也卦互震為鶴占書多以鶴為鶴古
之字通也兌為口震為聲其鳴之象也兌為秋其鳴
之時也鶴鳴則其言在陰何卦之第二畫陰之位也
兌為澤陰之地也何以言其子和之也巽為兌之反

雖而五為二應其子指五也和猶應也哭為木為長
為高鶴鳴於澤水之陰而子知於高木之上父子相
感應之道未有著於所著此九二所取以為象此鄭
君所取以名軒也或曰今四海一家羣賢並進故中
字九二又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鄭君所以勉其
子者見於斯矣曰不然不然則何言乎好爵孟子曰
有天命有人爵父老之道天性也天性之自然其好
爵之謂乎卦之文以言則中實相孚者惟中孚九五
與九二為然若曰惟天與爾有是夫非人爵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
其迹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
其迹者乎孔子所以釋中孚九二者至矣盡矣如使

中孚之義必人爵之靡則毋論其遠者雖子有不能
得諸其父者矣毋論眾人雖聖人有不能得諸天者
矣非人爵則何有於鄭君鄭君有子秀而文其居是
軒也左圖而右書曰惟鳴琴賦詩父唱子和以相娛
樂皆天性之真也且夫鶴之為鳥也雖在乎林木水
澤之間而常游乎世外其鳴不足以為瑞也其羽不
足以為儀也惟其父子之天固結於心而不可解故
作易聖人有取焉鄭君於此必有所受矣浦陽之鄭
氏自冲素處士以來世有嘔德迨鄭君八世矣其人
爵之來盖有不求而自至者鄭君名淵字仲涵子楷
字叔度吾聞諸子宋子云新安趙訪記

游青蘿東明二山記

成化己丑秋汶偕長洲吳原博卒業南廡原博追念
吾郡先哲徃徃訪問宋太史公所居之青蘿與夫東
明之山川何如時恨未游其地無以為復未幾麟溪
鄭仕信亦至謂二山在其居之左右遂約他日東還
必徃吊焉逾三禩乃成化壬辰歲也汶與仕信皆自
銓曹注選歸是歲十月十八日乃如所約如麟溪是
夜宿鄭氏同心堂北之忠順軒明日侵晨仕信方戒
僕者飭纜其從兄仕遵已發一詩促之汶與仕遵仕
信泊花溪虞仲賢二人遂聯轡沿溪而下復折而東
行五六里乃至青蘿山下山路多荆棘橫塞四人皆
下馬攝衣徒步仕遵導至太史公故址仰瞻山約
高四五十丈諸峯圓粹而山之南皆平壤有野氓數

家為一小村落過西二十餘步仕遵指曰此疎園也
園亦曰太史公得名汶曰不然昔太史公遷居於此
偶閱宋嘉定未官給地券而此園已有此名太史公
嘗嘆此豈其數或前定欤園之北東西有二石高突
尺餘仕信云此石春夏有水出俗呼為龍眼有老樹
數本云是太史公居時所植者暨訪其夫人賈氏之
墓仕遵謂幼年失記其所遂招鄰之陳姓者問之陳
引抵夫人墓所乃撥草莽展拜尋復退立太史公故
址陳細述乃父所云太史公堂寢方向與夫晚年去
蜀之悉汶徘徊久之乃賦二絕句仕遵仕信亦從而
和焉其山之溪澗盤繞寢之東南者上有石梁曰孝
門橋汶延佇橋上罷四面諸山之翠若不欲舍去陳

復淪茗煮新釀未及已而仕信謂日將西矣若過東
明宜速行遂各催騎從山麓西去三四里即抵東明
其山自仙華諸山延袤東下低昂起伏至此則融結
蟠萃而義門青田諸君之佳兆在焉有二石刻乃元
揭文安公所撰鄭氏孝友傳其篆籀皆未剥落汶既
謁墓下乃疾讀一過仕信又引往東十數步謂舊有
山房一區初希直方先生從學太史公時嘗與先長
史熙醇翁諸君子誦道於斯汶日記憶太史公詩云
雲影入簾紗似絮密光染袂碧於苔又云松鼠沿窓
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蓋咏此也四顧風物景致
皆非昔比存者惟斷磚破礎而已日落風號遂各上
馬歸宿忠順軒下仕信開尊夜酌其家長允矚與仕
讓仕溫諸昆季皆在席汶乃作而言曰太史公為吾
當代文章宗七雄時百世者也聞昔鄉先生之沒後
人皆立祠祀之所以崇德教而博化原况蘿山乃太
史公藏脩游息之地揆禮尤不可不立祠矣顧世無
可與圖此者而吾黨之士寧無仰止前烈而興此念
者耶仕信應曰然吾當任之他日當請君同落
成也若仕信者亦可謂知所崇重者矣抑嘗考諸有
元至正六年丙戌太史公自潛溪遷居蘿山大明洪
武十二年庚申又自蘿山謫居茂州十四年辛酉卒
於夔以今成化壬辰上距洪武辛酉已九十又二年
矣汶慨前情漸遠而後學無聞故親筆以紀此游歲
月也不能不為之垂歎後學郡人王汶撰

惟仁齋記

漢江義門鄭君士遵嘗名其燕處之居曰惟仁未有記之者景泰龍興明年之春君謂予於鱸湖之上求予言以爲之記予年逾七望八道且衰矣蒙

恩致仕屏

棄筆視志意刊落何足言文然與君忘年之交斯文之誼而文聽其仁言仁聲注心悅耳焉得以衰陋爲辭夫仁之爲義廣矣大矣天地以仁宰萬物陰陽和焉風雨順焉四時均焉百物生焉其在乎人爲五常之首居四端之元施之爲情得愛者之爲心術孟子所謂天之尊爵人之安宅顏子三月不違孔子無終食之間而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其可須臾而離乎孟子又謂君子以仁存心今君取之其有得於三

聖之旨矣不亦君子之道乎予聞君居家有

尚善之稱鄉閭著博施之行屏浮華而不御惟博厚以持身暇則吟詠風月品題物類調藥餌以濟夫里黨之癘疴疾痛啓公言以申人讒諛之是非曩君之大父亦由庶介持身歷官烏府肅振風紀讞獄問刑務在平反嘗以恕齋自號至若奉使採訪觀風必以仁恕及物表錫珠于南海多感烈于三山今君尤孜孜汲汲以惟仁名其燕處之居爲朝夕之觀省是其心詎肯須臾而離其仁者哉異日步武承簪信乎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彼夫小丈夫得其人爵而棄其天爵者哉君之心與聖賢同其體惟存仁而不違傳所謂一家仁而一國興仁必將見其化民成俗則齊人爵之貴未可且也然予熟知鄭氏仁心若行歆

羨茲文繼關士進此仁之誥益加愛慕姑書之為記
則九過其門而登覽者可不勉夫
義烏縣儒學教諭致仕三山陳得安記

麟溪集卷

銘

義門銘并序

余聞浦江鄭氏義門舊矣間嘗見其子弟純謹篤實
善守家法信不其能行恭誠也能以是門也則其九世
同居鄰光近來不亦互乎翰林楊先生既為之記予
郡人也故述義門銘以寓贊歎之意云
瞻彼義門東茲鄭氏本源弘遠光我閭里闔門百口
同居九世子孫之詩書孝弟積善之華一團和氣
帛無私衣食無私味之玉無私財罔間奴婢推其有餘
鄉鄰以濟何以臻斯口誠無偽婦言不聽躬古之義
末俗輕浮尊卑推利秋豪必爭父子情異而况兄弟

烏得無二分房析戶以系荆樵悴義門崇了有
國之制旌之復之以齒以媿俗由茲厚世由茲治敬
之保之是在不匱出一具瞻安居良貴旌復非難敬
保非易更千百載有引勿替我銘義門用誌來裔前
史官東陽胡助撰

義門銘 并序

洛花美而女惡之義傷利而士惡之媿者知其歷已
惡仁義者不知其利已者也利有原於仁義者乎舍
仁與義非無利也利在室害在門也利害相從而衆
說之幸其免也仁義之利厚而人厭之毀人自厚者
制於義而頓拾仰取者疾之也疾則毀則誣言者
一而無排之吹者一而十揚之父兄弟子群聚于室

謂仁義必不可 於天下而灰死不復然矣而猶假
焉食必曰太宰而視其所說則長蛇封豕也然則鄒
魯之道卒委諸草而後已乎吁食仁義之實而去仁
義之名則腐者被故者新迂者邇廢者起誣仁義者
心爾人可與慮始哉昔者楚人患魴遇國工已之曰
藥寒則亟溫則全蓋謬之也它日疾作却寒藥幾死
工易散為丸謂寒曰溫一投之而疾有間至出其餌
則寒也疾已而後出雖欲勿用其可得乎浦陽鄭君
順翁之齊其家也涉文詞絕論說以同甘苦率其下
而衆從之以多助聚族而人悅之以一視遇其衆而
人親之以均財共產復其役而鄉黨信之再世而大
穰五世而生聚日衆一家猶一身累世猶朝日好償

者徒死交于前而家益饒後役者日困而後者安爭
奪者積不相能而禮樂與於私室族屬里閭卒莫識
其謂何有識者却立而熟視之蓋仁義也而君不謂
然至功成事已然後按故實崇先廟敦宗法男子夕
不居外晝不居內甚愛敬而慎起居冠昏喪祭必以
禮守成者覺之於慮始之餘仁義之名立於遂事之
後誣仁義者雖欲詆排笑侮其可得乎鷲將擊者不
彰為仁義也猶爾也豈獨兵戎伊維之學天下傳焉
而弗習載之空言君言不及學而仁義禮樂興于家
推之天下國家而不悖仁義之誣至此而後雪儒者
之効至此而復明其有功於仁義不在歐韓氏下有
司表其閭復其役曾是以為寵乎夫亦示之以義而

已也銘曰

血氣之屬知愛其類期功之親敵吾一體貴驕多過
相矜飾美小利移目曠然異執僅隔形骸爾汝瓜分
上攘下奪蔑棄天倫先美後利越有仁人突世同產
繼踵曰循筐篋叢妾中外受職外無私務內無私積
晨昏起居出旦入夕百口熙熙均休等戚纖不無間
甄陶至和謹勅温恭文昭行果貝甲兼金兩餘食貨
深慈集慶稚長交賀昧旦晨興展覲于堂歲時牢蔬
班錯豆觴守經據古率禮安常著之教條叙足諒詳
鑄琢教誘繼世無易天卹其仁官復其役物聽交駭
人懷其德獨立千仞軌物作則抑文抗質與世推移
為計深遠達幽究微九世生聚立為已師百城楷式

非君為誰東陽少露洞隱者陳樵撰

孝感泉銘并序

浦江鄭綺事母孝母飲白麟溪泉甘之綺日抱甕汲以供夏不兩泉涸綺具畚鍤浚及數十尺涸如故乃哀踞其下泉忽湧出芳甘異常時人疑之咸謂惡有是泉與人何相涉哉蓋適然爾君子則不謂然李廣利取恭特武夫之雄耳技刀刺山擐甲拜井飛泉為之湧溢矧至孝者精神之所召耶若如所論天人感應之理熄矣綺沒後泉且堙塞六世孫大和重鑿甕以石使可汲南鄭王理既為釋其疑復作銘曰孝悌之至通乎神明斯言真不誣矣飲是泉者孰非人子哉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理

述南鄭人

無逸齋銘并序

仲舒居浦陽稱義門鄭氏幼從師問學既壯益自力以無逸名其齋其友金華胡邦翰銘以勗之曰書言無逸稼穡孔艱念我學徒遑集于安上帝降衷有共其命其命有共曰罔弗競曰明曰誠終始是資惟敬惟義內外不違毋謂蛟鼈弗如良驥苟力於行千里可至迨其無息與聖合德與聖合德與天為一道豈遠而厭幾孔微心為壹肆即女自棄彼月而邁此日而征無或爾優游荏苒百齡

存義齋銘并序

浦陽鄭氏九世同居予造其門權之濟之一家之三

代也書齋揭扁存義雖本於易之乾奧旨殊有攸取
敬為之銘曰

父子天性兄弟天倫和勝則流以義制息厥存維何
鑠匪由外處事得宜晬面盜背美哉華族公藝其居
卑不踰尊親不間疏毋竄我資毋町我室勉焉同心
祖訓是式子孫繩之教以義方存之又存世德永昌
鄉貢進士莆陽鄭穆撰 字獻可

義門銘有序

浦江鄭氏九世同居

聖朝已見推異薦紳大夫七歌詠者夥矣近獲其家
範觀之誠美教化移風俗之大端也後學諭立遂為
之銘銘曰

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克遵克承先民是與取初聖皇
教化用敦此屋可封人心亦淳惟後之滴風俗日降
父子兄弟利欲交喪惟允知之端由此身聿修其身
以正家人一氣雍和烝烝自久邈源祖汜豈特九世
伊浦江鄭氏萬事詩書義方慎守婦言必跡共爨千
指歷年二百家範相傳居曰仁宅欽惟
天朝旌為世模九江青田異代同符金華之山白麟
之涘高門燁然尚信彤史臨川諭立仲本述

遂初齋銘 有序

浦江鄭君淵博學力行嘗名讀書之室曰遂初既請
周君伯溫作大篆書之而淵之兄仲舒復為徽銘於
予乃述銘曰

繫吾初萬善具若珠藏澤自媚昭以繳明月光無纖
翳燭四方氣或偏欲交蝕日昏垢黑如漆冥然行履
險巖仆良馬阮堅車聖斯惻作經訓撤蒙部壹乎敬
不遠復純乎天光陸離弗少愆能若斯始曰遂神德
周學功至惟鄭君夙好脩仁作宅義為茅著文章爛
如錦猶孜孜日尚細慎毋愧七尺軀益勉旃遂其初
永嘉李孝光述

贊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書端本堂

上命度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賜近侍官臣則錄所
賜人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

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

青坊密邇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咸樂
與之游自得侍硯席被

寵頤故有是賜焉而賜為麟鳳二大字若曰同居為
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

筆法方嚴

意度閑暇

天縱不凡深得之。謂慶幸屬玄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貧辭曰

春宮臨池神助

晚力結體措嚴運華端直

上命宮臣以時貯儲遇有賜予籍而記諸深仕

延閣授徒

宮庠獲陪

燕翼膺是

寵光維麟与鳳肇

錫孔嘉有之似之瑞哉

國家至正十三年二月十又五日翰林學士承

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冀郡歐陽

去贊

冲素處士真贊

面生稜屹立不動孝道神明雪消泉湧鄉貢進士

美葉敬贊

貞和先生像贊

莞庫之任不足見其英才孝友之行奮然著於歸來

指家禮一書而力期於無愧則有志古人之學而大

矣哉觀其沈毅而感儉約而慈屏浮屠之淫祀恢冲

素之宏規陰德施濟于間并教條諄戒於同居黃髮

垂領清風凜如高卧麟溪之上而為義門之宗老此

可謂享期頤百年之壽而能遂其初者歟前史官劾

助贊

義門證有序

嗚呼義者先王之所以財成天下之務也故義之為訓有剛明決斷之象而無優柔寬忍之意焉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之言齊家治國者莫不以寬為說而不知先王之法初不專於寬也蓋寬則弛則縱則亂從而治之所傷多矣火之烈也人畏而避之水之柔也人狎而易之雖均足以傷人然蹈火而死者固少也在易家人之卦有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傳以為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然後家道可正初九以陽剛居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而不至於悔苟不閑之以法則人情流放棄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故必剛明

之才乃能閑其家也六二以陰柔居中婦人之道為得其貞吉耳大抵家人一卦以剛為善剛雖少過不能無傷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吝矣謂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上九復以有孚威如終之人有狎於妻孥情愛之間而無禮法導迪之具往往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用瀆亂者舉世皆是也聖人之所以推象而示天下後世者備矣治家之道豈復有餘蘊乎浦陽鄭氏合族而食者九世

朝廷表其里閭復其力役以旌異之予嘗聞之而竊嘆鄭氏之長其家者何法以致茲之盛夫自高祖至玄孫九世而親盡矣親盡則情盡情盡則相視如塗

人也今君之家雍容和穆如出一體戶庭之間人無
間言何以能之哉及得友人宗君景濂所寄義門文
錄家規等書觀之然後知鄭氏之所以防範維持之
道固深有合於大易之旨者焉宜其子孫引之而弗
替永久也於是輒不自揆而為之讚曰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親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
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先儒嘗非之以為高宗非不
能忍之過乃過於忍之失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
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斯
言也正家規之所以詔其子姓者乎鄭氏之老貞和
先生正身率下嚴而有法子弟有不帥教者必罰之
諸婦唯事女紅而已愛妾翟氏少過毅然叱之曰不

去爾豈冲素子孫耶冲素者貞和之五世祖也名列
宋史孝義傳中是豈苟為容忍者哉今之人莫不以
忍為美談予恐上下相蒙務為姑息以養成天下之
患故曰鄭氏之事表而出之吁若鄭氏者誠何可及
哉何可及哉蘭溪趙良恭述字敬德

采苓子畫像贊

言不誇多而中乎倫理行不求異而合乎規矩德無
媿乎十葉之旌門信不欺乎三尺之童子若先生者
非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耶義烏朱世廉贊

貞孝處士畫像贊

有矐其貌有瑩其神委華腴而不汰恬自得乎一性
之真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顧賢達其未遠銳將探乎

千古之秘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提籍
荀氏之葵淋也金華明翰述

挺乎松柏之堅貞終乎珠玉之光晶孳乎窮經誦史
而咀其華英壘乎事聞行知而進於高明其言之昌
而溢於盈也藹乎仁義之生色渙乎風水之為形雖不
試於著庭而遽返乎香冥然奉乎親者烝乎愛敬之
實而待夫人也懇乎惻怛之誠况貞孝之表有太史
之銘至今聞其風者為之歛衽而飲其賜者為之涕零
夫是之謂雖死猶生而余不能若太上之忘情者亦惟
傷斯文之寘佑而至道之莫与行也眉山蘇伯衡謹贊

麟溪義門贊

太守示蒙以麟溪集十二卷蒙得而讀之詩以體分

文以類編亡慮數十百篇皆由宋迄元名公巨卿聞
人才士之所撰述所以美夫鄭氏者至矣因撫卷而
嘆曰嗚呼孝義之感人心如此哉彼有國有天下非
如三代漢唐之盛者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三二十
年或未及百年而失之豈創業之君不如起家之人
乎敦奉之實既虧持守之道復缺故技築未害而本
實先撥今宋元之運已隳鄭氏之福未艾嗚呼孝義
之能保人家業如此哉又念夫漢之蕭曹唐之房杜
勲業非不赫赫然也傳之于邇至于三而已廬豈將
相之遺烈不如素封之遺澤乎綺紈之胤生於富貴
長於驕奢不知祖父培植之艱難也且近而南渡之
四將朔方之四相其子孫有若今鄭氏者乎由是知

鄭陸陳張地相遠也世相後也人品雖有異同傳世實皆久遠未必不係乎子孫之多賢也嗚呼孝義之克昌厥後也又如此哉今其八世孫仲繼為西亭管勾以替運至於吾撫太守以其家規之可傳也俾五縣之士咸歌詠之蓋欲風曉乎天下之民非獨為有家之規誠可資有國者之治道也故三嘆不已而贊曰天降倫人實遵家與國係乎身軀湊轂、運輸枝附、資根備鄭門孝義教生父獄死弟寃謹內則教婦言豐不渝檢不愆崇義塾使義田申義服表義阡德有本本慶源餘十世如一春彼有國出斯頌茲有家道益振宜諸孫行恂、滋我邦曳朝紳賢有守頌興仁叟有矇贊斯文贊斯文嗟若鄰放四海和萬

民民同胞母自珍持家規獻

聖人臨川王翊伯良述

鄭處士贊有序

經曰君子薦於親則民興於仁夫名教所在非惟不可不薦其實不能不薦也天衷民極詎可泯耶若金華鄭處士所謂樂於名教者也處士諱漢字仲昭義門鄭氏之八世孫鄭氏自宋以來合族而居逮元氏沈季兵日搶攘處士主典家政謹飭罔怠遭世益亂遂率族避兵勾乘山以計防衛一族用全後兵退挈衆還家益脩先業有加無替君子稱之處士性局夷遠宅心醇粹鑒達人情明練世務雖產自華族至於彫章縟采恬不之顧一家之內品式孔周故故昏察

為德同匱聚食拍千同趨一矩處士嘗曰積而能散
保家之道瘡於織嗇怨尤是萌故見人之推軋饑餓
弗克自道者必濟之家有隙地數百畝藝花樹檜構
軒其中齒危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幅巾藜杖逍
遙暮年與結社焉洪武乙卯秋八月十八日無疾而
逝處士五子第三子幹為監察御史清簡端恪選方
慕嚮於戲鄭氏積德曷其厚哉當元季繹騷富家右
族宗祏園墓化為墟草者衆矣矧一家之長幼聚族
而食不隨世變更藹然三代之風者乎無它彼徒恃
其富多不襲以禮鄭氏能以禮維持故也吾曰處士
益知鄭氏祖宗積德之厚矣為之贊曰
倬哉處士稟德孔醇亭亭高竦夙焉弗群遭時草昧

過兵山中一族用全天誘厥衷周流變化御物以仁
一家之內藹若熙春既紹厥緒有加無替馳聲兩間
錫福耒裔有子勃與執法是膺是孰使然家學之承
處士雖歿不歿者存名教之地蔚為義門
永樂三年十二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延
陵王達撰

歲

義門歲并序

浦陽鄭君順鄉以孝義聞薦紳間者久矣至正六年冬番陽朱公遷過其門見其家教嚴肅綽有古人之遺風不勝歎仰然欲其永守而弗渝也作義門歲示之箴曰

伊彼鄭氏東海之隅內外則翕如羣心共志而同楚不惟惠徧於宗族而又仁周乎里閭觀其冠者于于童者徐々左右探取乎詩書夷然而行皆由正塗若天使之聚其廬名既登于太史是鄭氏之門天壤而與俱麟耶鳳耶為我

國家禎祥之符昂哉後來慎懷永苗歷萬子孫勿廢

其初予未小子敢貽歲夜弗敢譽朱公遷廷守其維
七藝則
備孝正

義門箴

麟溪之水其流潺湲問何能爾其來有源麟溪之
木其葉萋萋問何能爾其植有本厥源曷尋維義
之深總千百人同是一心厥本曷探維禮之固哉
數百年舉是之務禮義大行四方馳聲却人是程
天子是旌匪旌爾門維義斯倡匪榮爾家維禮斯尚
孰為兄弟不欲同居尺布斗粟於義何如孰為宗
族不欲合食分飯異魚轉為乖隔道貴為久久患
則離離而復合勇者能之木培乃茂匪是則朽水
浚乃長匪是則否培之浚之孰與其功義門子孫
猛思祖風

余自髫髻時得讀義門鄭氏家規思欲得一拜

其庭不可得茲曰叨貳府政又以繁劇不能償
所志兩秋矣迺回檢旱災乃得拜其先世于有
序堂已而楫其家長暨其子孫諭以義風宜世
守弗墜之意衆皆喜之且欲留一言曰惠以箴
弘治戊申季秋朔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順德黎
暹書

又詩一律

萬木麟溪溪水涯百年欽慕此停車網常今古無
雙事禮義東南第一家合浦晚潮方激灑昆岡秋
石倍英華黃堂相見無他祝春雨庭荆舍再花

貞義處士像贊

處士諱洵字淵姓鄭氏余華浦注義門人宋青田縣
尉德璋之曾孫也篤孝而有文敦善而行義從兄采
菴翁濂被誣當赴京受重辟處士毅然代行以身
徇義君子高之私謚貞義行部侍郎同郡劉辰為造
贊曰

烈之丈夫向義忘身兄罹誣構代死成仁不忝厥祖
有光義門名垂世遺像長存

清逸高士贊

文學受於潛溪之師心迹肖乎商山之叟循身礪行
正一家而有餘著書立言垂千載而不朽彼富貴而
無聞茲道德之是守此吾清逸先生識見明乎日月

文章繁華皇年雖未獲字制作如宋之歐蘇亦可振
其才名而稱今之韓柳也同郡王徐替

樂全先生自題 像贊

嚴守祖訓以為准繩夙興夜寐罔敢不謹每聰明以為
養謹語言而匪輕一靜內專而從事乎虛極執謙外應
不知中恭恭或謂其過柔者殊不知余之中情貌雖
然心則至聖人不諒其奚恤吾將問於高明

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鄭幹恭像贊

鶴髮虬髯儼威儀之人望豸冠獸錦蕭綱紀于朝端
戰效忠蓋膽落權奸輅車所至黔首以安奏
蠲珠則有生祠于南海布德意而多盛烈于三山有
誣達於義門例當簿錄之重譴乃陳情於 丹陛獨
蒙 恩宥以無干好古敏求淹貫群經而匪聞邪說
平胡詩進歷倒百僚而喜溢 天顏勅書煌煌榮歸
老之秩家政穆之敦聚義之歡一門感化萬石君嚴
譽之並八表令終郭汾陽伯仲之間允在後生仰瞻
遺像孰不備容而整冠矧伊裔胤承其德澤而愛敬
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起於拜觀也於翰林侍讀學士兼
備 國史廬陵曾榮贊

故節孝處士諱燾字允誠像贊

儒林之彥義門之良氣質純粹容止端莊多聞多識
能柔能剛克家幹蠱孝行孔彰父官耳目慎執紀綱
僚案誣連伏闕辨明叶謂變簪紕行振青箱不虞哭
經士類慨傷其身不顯其後宜昌有子學富足紹遺
芳 同邑合溪黃洵叔允贊

故正義處士鄭君允初像贊

德性之淳厚體貌之溫恭方其孤也操慮深乎心臆
及其立也敵為超乎眾庸明敏以蒞事謹慤以飭躬
寬以濟猛介而能通襲家庭之詩禮卹鄉閭之困窮
善行固不一而足大節尤竭於取衷興廢起墜以宏
繼述酌今準古以匡吉凶顧先世遺範而允蹈致旌

門令聞而益隆懿哉若人有非謗辭所可形容於仿
佛而畫史又豈能寫其所蘊於膏中者也同邑合溪
黃洵撰

義哉丰姿偉然儒服言端行方才優志篤禮樂詩書
孝友雍睦遠紹通德之門涵濡旌義之族善事行於
平生雅譽播於鄉曲排難解紛超矜技俗所貴為天
下士者其追踵曾連之遺躅乎 鄉貢進士 韓府
紀善黃灝贊

故鄭君仕傳像贊

義門之胄御史之孫性行純謹孝友彌敦既壽多祉
篤生六子儀冠儼然孰不仰止浦江縣儒學教諭古
番森贈贊

麟溪集卷

志

鄭氏義門志

鄭出姬姓以國氏其裔散處棗陽間當時三十八代
 孫凝道為歙縣令始遷歙縣之子殿中侍御史自
 傭再遷遂安宋元符中御史之孫有諱淮者兄弟二
 人復自遂安徙婺浦江縣東之白麟溪白麟淮之十
 九代祖以名冠溪不忘所自出也鄉人以其三兄弟
 友恭復更其地曰三鄭而麟溪之名不復稱淮生三
 子曰煦曰灏曰照照生二子曰緼曰綺綺字宗文治
 春秋穀梁學為經術士父坐法上書乞代受刑母病
 不能行抱就匭溷三十年不倦鄭氏同居共食自綺

始綺生聞聞生運邇生政政生德珪於是不分異者
五世矣德珪弟德璋性剛直忤物里胥誣以不測罪
當逮至揚州德珪欲代弟行弗許即給曰爾不如吾
吾往可一言得直是不爭而善勝復不許遂與俱往
夜宿逢掖氏德珪伺弟孰寐與逮吏先密從間道疾
趨入州期速死以償弟弟覺求之再三不得始疑其
給耳追至州則已殞獄中大慟絕復蘇遂負骨還葬
廬墓左二年而歸痛悼終身嘗自誓曰吾弗能抗其
發以延吾宗無以見我兄於地下於是視文嗣如已
出益加厚文嗣羣從兄弟凡五人皆能充拓先業而
文恭之功居多文恭兄大和年八十一令為家長自
是而下又四世矣大和克守先訓動以禮法庶前

人意著家規五十餘事饒諸石諸孫各慎謹護
無遺之者入其家長幼有序內外雍肅食指餘二千
不聞人聲若未始聞宗合族者每旦男女各盥漱擲
纒叙立有序堂下會擗舉令子弟一人舉男女訓辭
各百餘言皆歛衽拜手敬聽而退男趨而西會食同
心堂女趨而東會食東貞堂並以鐘聲為節堂之前
大字銘曰永遵祖訓毋聽婦言以男少剛腸婦多長
舌是間和氣故云男子裘葛歲一給婦人衣資二歲
一給率務儉約無所紛華祠堂衣服器皿掌於宗子
四時奠薦正至朔望參謁並如家禮異端巫覡之祀
悉絕之諸有房室者捐揭名扁以勵其德惟戶懸忠
字牌以為之鑒男子八歲已上獲家學十三以上就

外傳誦學以孝弟忠信為先詞章次之其諸非法言
禮度者斥之居常無諧謔之音無博戲之具隆暑祁
寒無免冠擁絮服者年二十以上或營鋤無所辛蓋
令學校圃習幹事毋役吏胥毋為僧道毋治費郵及
狎屠豎賓客至必延以禮而唯詞約學之流非所尚
取僕隸奴婢息常加厚而防檢必以法不相親狎不
共飲食每歲擇賢子弟二人掌書諸務錢粟債通出
入責新管冠昏喪祭賓師食儻責舊管不私蓄不私
假不私與又擇端嚴公明服眾者二人監視諸事有
善公言之不善亦公言之仍月書功過于簿以示勸
懲其義之行于家者類若此族無遠近寒暑絮飢予
粟窮無居者為義宅以處之歿無後者為義祠以祀

之好學無資者有義塾以教之鄉人無親疎生子者
必以間給糜粟膺疾者必以告饋藥餌死不能殮有
義棺殮不能葬有義阡當艱食時中戶有平糶之粟
其次有借貸之粟又其次有賙給之粟平糶不指價
借貸不取息賙給并本不取里困重役則復有義助
之錢若粟佃家輸租外時俗黍鷄麥蔬之入立不受
以寬其力鄰里毫髮餽遺戒勿內貿易必饒其直其
義之周于鄉者類若此有司上其狀

朝省至大四年命下推其門曰鄭氏孝義之門後至
元四年復命復其沒

聖朝彰善之意於是為隆矣金華義烏之高富家大
姓聞鄭氏之風既析而復合先異而後同者數、而

有眉山蘇洵氏有云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信哉余以衰莫年備負文學振義烏無補於
教浦江義烏故壤有人若此予与有榮亟往造焉及
門而歎曰嗟乎至哉天理人倫之化不可一日而無
也自夫政教失禮義廢風澆俗薄親戚胥為仇讎肝
膽類乎楚越為日久矣不圖今日復見張公藝之家
也然鄭氏家已九世孫曾濟、恭肅以和皆是以世
其家者自是而復九世殆將未艾也抑不知公藝九
世之後果能尔否耶曰志其事以備太史氏之采擇
云至正四年歲在甲申四月哉生朔婺州路義烏縣
儒學教諭應奎翁謹志

祭文

祭鄭達卿文

維至正元年冬十有一月甲戌朔越二十又七日庚
子金華諸生胡邦翰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致祭
于故平山府君鄭公之靈曰

惟公之世德脩於家庭聞於鄉里著於

朝廷之旌表播於賢士之頌美人固知元方之為兄
而不知季方之難弟昔在天曆戊辰之歲予求師資
來通世契公實假我以舍館授我以委積解去外膠
專一心志涉獵百家之言討論六藝之旨微公之助
我則莫遂人之知公亦莫我至公自盛年負其奇氣
卓犖宏偉足以為傑而未嘗放蕩禮法之外豁達疏

通之以應務而未嘗竭蹙權執之地哉勁厲而為仁
柔去邊幅而為和易蓋將以一家之政而佐天下之
治聆希音者不俄頃而神暢飲醇味者竟終日而心
醉况同室於芝蘭復托陰於桃李悵一別其十齡忽
此生之異世念疇昔之話言及門戶之重事謂樹立
之孔艱恐後來之難繼至于今日望公之問而旌號
增麗登公之堂而禮儀有濟伯兄壽考而難老子姓
焉雖而敦愛公平聞之胡不至喜頽惟寡陋學不加
異身後之侯芭已慚揚雄之弟子生前之季札空上
徐公之墓悼知己之兩亡將吾生之何恃跪陳觴
以薦誠庶神監其不昧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墓文

封承直郎公林鄂祭文

維宣統四年歲次庚申六月辛巳

察院右僉都御史鄂公林鄂

謹以素帛庶羞

初對考事府府

勅諭天下表

代有勳庸光

今委重學于

翰墨之場從

士類林雖未

命

命

命

有去而歸一疏簡在
竊如先被棄梓世以為
而事亦與令子實同取
奇壽神其鑒止尚享

祭封許氏太宜人文

維宣統九年歲次甲寅十二月甲辰朔越二十五日
戊辰大理寺右少卿柴震等謹以清酌柔毛
祭于故太宜人許氏之靈曰惟靈五福俱全四德咸
有至歸義門克相悠久毋道賢泚教誨荐加惟壽与
忠孝于一家篤生令子公廡正直鶚薦 朝端建尉
盡職 紫芝煥頌推 恩庭闈年踰八袞程冠霞帔
懋膺貴顯壽年切願許音 恩聞義不取教震等列跪

練守酒殺告情陳辭送奠庶展哀誠尚享

祭舅鄭肅求誠文

維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夏六月乙酉朔越二十日
甲辰父致仕監察御史遣汝弟樵以牲醴之奠致祭
于 大兒九郎之靈曰嗟尔兄弟鸞停鶴峙尔今逝
矣誰撫汝弟嗚呼哀哉昔膺 朝命出仕于京汝弟
養毋汝待我行更相迭代來省來寧自愧器昏奔鹵
干 國之紀負罪莫贖愁莫能理嗚呼哀哉鼓下之
陳叩地號是破以代刑摧膽飛魂以生易死不避斧
斤嗚呼哀哉毋終于家父罹于理仰告蒼天不死何
俟歲在辛卯如天之造有事南歸時汝亦到僦屋白
下墜居榻前一辭莫宣有淚如泉撫我摩我終夜無

眠道路之艱痛我衣單濯垢浦綻解汝新鮮嗚呼痛哉歲至甲午 恩膏自 天龍章楮幣特賜錦旋欲辨 天恩冀爾侍養以終老年豈期一疾不起抱恨終天嗚呼哀哉繼 承 惟爾之志幹父之蠱為家之喜兄弟急難劬勞駿奔惟義是斷惟禮是循人知爾鷹不即爾溫知爾者父目擊耳存仰告蒼 汝實何因我之不德天開汝身日月不居已及祥辰汝實無辜夜不復晨嘉穀在登清酒在樽聊寫我心汝其來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麟溪集求卷

賦

義門賦 并序

宣文閣授經郎鄭君浚常以其家乘賦余曰浦江鄭氏義門文錄庶攬諸作蓋彬 焉他日謁予一言為作義門賦辭曰

繫伯橋之裔孫子紛振 其好脩承世媿之蟬嫣兮寧隱耀而殺幽除義路以允蹈兮擇仁里而相攸被芳馨以為服子嚴溫良以為裘將孝弟以為車兮方敬讓以為舟歷九世而共繫子壹乃心之休休曰五輪之於日用兮實有生之大猷父慈愛之恂 子子色養之油油若君臣朋友之際予必忠信之與謀於

睦嫻其有惠兮在任恤其有期聞儀雍之賓遇兮
家政廩之其陽秋長者施其令則子少者效乎順柔
珪赴弟以庾死子綺代親而自囚史何感乎緹縈兮
詩何嘆乎原隰之哀嗟高風之卓絕兮履衆貞乎何
尤爰孜孜於誓古兮悉聖訓之是蒐暇時祀之秩秩
兮戴首弁之俶俶述五禮以為儀子樂至和之不流
以予觀於往昔子將公藝之可儔我歐公之史五季
兮書旌表之法周明築壇以綽擗子柱雙立而烏頭
雪霜質質於當世兮松柏岑蔚乎故丘矧
皇元魏之乎有天下兮化丕冒於海陬敦懿行於四
國兮播令聞其若郵聞孫起家而交辟兮列相第之
前籌尋重席於

麟溪集別篇上

雜言詩

應儼字順

莊年作人

蝨吾有客嘗賦詩以神芝乳泉之瑞比浦陽義門其
意蓋以義門乃

國家和氣所鍾其瑞可與二者等耳是未知瑞人不
瑞物之旨者也捷為應儼作歌廣之歌曰

吾聞天地有六氣日夜輪轉如輶毳上玄下黃歎薄
翕欲不可測而况朝霞正陽淪陰沉瀼欲割冬夏分
春秋是中定有紫玉蚪背拽萬鈞鐵鑠掣起元氣鈎
橐籥自茲鼓不歇鑄出人物哉如魚頭有時有餘
暇便借修月寶斧琢成喬雲內志外黃象點作五星

祭之如連球九流百家不解事便道天象可以禎祥
求橫按豎捕犇走不知止白狼赤兔蒼烏赤鷹醴泉
芝草上中下瑞文相繆可是章逢醉不醒或推元命
苞或按潛潭樞或叙稽命徵或出感精苻浣畫孔簡
令人愁不知天公果何意耗精竭神產此尤物為人
尤歲侵豈能當梁肉冬冷不可為衣裘律之名教果
何益誰肯泚筆潑墨作為歌頌令人謳不如便勅育
華丈人掌真氣不生陳留蔡輒育東平張三世直至
八九世察父推兄孝孫順子綱常修鑄成鐵釜却重
萬之兩深如隆州狼毒井大車載取南山榘煮作淳
糜食長幼聯遮接鼎好似萃鹿聲吻吻一家興讓一
國讓更推此義達天下日下西王母孤竹北戶孫盡

除閹墻禍害事革心革面如同舟官府不用刑單父
堂上琴鼓幽社甲不用勸東眷西眷如魯駟盜賊不
用弭只把詩書禮樂收戈矛如此真醇好風俗豈不
是人祥瑞豈不是尊盧共胥皞皞世豈不遠勝顏芝
如石泉如油不然則阿奴有火攻厨宰或供乳苟非
牧羊奴必形尋斧醜甚處更覓華葦相輝樓此時縱
有沈精降液九莖三秀物不過令人羞蟲吾老仙來
持使鄭祭民政繡芥一指冰倒流何故不介玉石共
薰猶只緣拈花播艷日事綺績句原田根本不肖加
鉏耨老生讀之尚未了不覺毛髮直豎寒颼我朝
聖神起龍朔壹以淳元寬厚化九州寔奇颺行不可
道東西南朔皆可封公侯國邑不敢薦祥瑞但聞巖

先有士咸羅克北門學士掌述禮典三十二歲曹曰
降書優兩脚不能徧應四海內所見濠梁有張休
寧有宋滄陽有鄭同廬直至二千指漢唐僅見難同
傳煌煌

帝綬絢耀動陵谷海隅蒼生莫不承

天休乃知

九天瑞人不瑞物此道直可上窺姬姒兼孔周老生
年壽雖出伏生上猶能摩挲雙眼揮成奇奇坵坵文

字歌

皇猷

陸元長字存美雍人

捷為先生賦鄭氏義門詩深言麟鳳非瑞而義門為
瑞蓋矯或人之弊也然文字怪偉雖黃河發白崑崙
一瀉萬里不足喻其奇峻世之讀者皆謂斯世復見
盧劉往々擊節不自休緘生雖踟蹰吟亦魂落膽喪
三月不敢言詩然猶恨其知義之為瑞而不知其所
以為義者故上稽聖經下訂賢傳從而廣之善觀詩
者當索之驅黃牝牡之外而勿評其為有蹟經義可
也詩曰

我嘗讀書數萬言深知文是載道器古人造文多用
韻詩友發原本一致觀於易繫彖象及文言便可以
知詩體識詩意建安蔡生祖韻譜協而比之甚次第

何必斲弄風花雪月闌花草何必指麾錦綉機杼為
章句但務理勝詞自妍欲發一言必扶周孔有若秦
岱參天峙苟理有不勝則氣必自餒王楊盧駱雖奇
材何異秋山號鬼魅我今特賦義門歌請以聖賢經
傳為章旨陰陽闡闢類兩靡一闡謂之坤一闡謂之
乾實本根太極上下相形分道器道器本一物可合
不可離每常玩索陰陽間動靜既無端陰陽又無始
唯知道者知其至陰陽變合生五行五行之氣太極
理妙合而窳生人物不可先後而義疑以物譬之鹽
醃乃其氣理乃鹹酸味人惟得其正且適性從心生
有其四：者謂何仁義禮智義則剛明能果斷所以
老朱先生解經謂之事之宜心之制事之宜者一也

天則不可違心之制者割截已私無少累其教於情
則為羞則為惡羞則恥已之不善惡則憎人之不善
隨處發見、本然其間毫髮難容偽掩而言之包仁
內析而言之仁在配蓋仁體而義用小程公有言知
義之為用而不外者可與語道斯言直下分明示大
易而下至孟子每以對言兼以利若當分門割戶時
父子兄弟綱常隆有能聚族數百口安不標之名曰
義事不合宜家道乖心不剛明婦言涕又可見人欲
雖橫流天理不隊地一家屹立萬家中靈光獨峙堪
嗟異浦江東流直至海中有義民曰鄭氏高曾祖孝
至于今合釜同堂將七世兄弟雍、立庭曲儼若薦
行斜展翅有粟賑飢貧有祠主無嗣有屋恤疎宗有

阡掩枯髀似此推息復尚多執筆不暇從頭紀若非
本心日月明義聲難保長不匱余又聞天地之性無
不善氣質不能無駁粹水原本來清支流分則異所
以大程公又有言善固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須加梳削兼磨礪義家有子弟安能盡稟氣之純便
當教以正大學然後能膺克家寄聖門相傳有心法
成始成終唯敬字涵養其本然省察其將然其禦欲
也凜然若大敵之歷境朝麾鉄騎堅重壘夜擊銅焦
標赤幟不可溺詞章詞章唯好盡心志不可攻術數
術數致遠唯恐泥不可治異端當如深聲美色深
避其他蠹身法甚多非一路黑隼新梳海上翻花駢
輕擊遼東警如此等事皆不嗜呼為義家兒庶幾心

不媿活鳳凰不過一飛禽生麒麟不過一走獸安足
與義同稱瑞我自卯角即學詩大大小小無遺棄直
自周秦漢晉至唐宋所謂氣象與體製音節與興趣
休論得千百自謂知一二空青水碧信奇寶豈若蒜
粟布帛可食還可衣費盡心力與眼力畢竟何益細
常事近来自警省方知河南老邵不讀非聖書此言
當用銘骨記假使聖人能復起未必吾說皆非是義
門卷軸如牛腰但見滿紙非珠翠捷為百歲老先輩
亦復宣奴怒罵無仁怒豈余憤激賦此篇要與騷人
詩上瀟腸胃須知中和作根本更令枝葉無傷瘁一
齊衆楚咻有志何時遂夜則憂魂驚晝則設長哨縱
將西川新織美錦萬段難拭老夫嫺傷沉俗雙

家

奉贈左長史致仕義門鄭公還鄉詩序

教授義門鄭先生叔度年過七十視聽未衰

親藩奏以左長史致仕永樂十四年三月癸丑

徐書下臨賜賚優渥卜日還鄉有教貴戚之卿及

將佐以下宴餞累日內厨給珍羞良醞戴花張樂

無不為榮清燕之頃

睿製詩一章復賜手教二通引喻褒重殊絕等倫

於是鄉士大夫各賦詩若干篇類為一卷思意稠

疊前古所無董相賈傳之遭逢有不及矣蓋先生產

于義門冲素之孫貞孝之子潛溪宋公之高第故其

德性醇篤學問淵源尤精書札渾灑活潑前章而

與之頡頏故雖家居而聲動京國永樂初元來為

王官教授十二年

王世孫出閣選純孝之士致薰陶之益先生處賓師之位勸講經惟於沃開導罄竭肺腑

賢王殿下不忍勞之超授顯秩以若尊賢養老之意仍賜 寶翰申勸忠孝節義之道所以益復鄭氏之

宗族而延其聲光於無窮何其盛哉豈惟一家一國之光斯文之興焜耀簡冊九海內逢掖之士與有榮

矣羣公篇什叙同朝之好申頌禱之辭於大雅韓奕之義蓋竊取焉故序之云耳

永樂十四年夏四月甲子
蜀府紀善廬陵李子儀序

十四年春

賢王以教授熙醇先生年登七袞憫其勞勩 奏陞左

長史致仕還鄉三月癸丑 朝命既下於是製章服以

賜之凡所以養老之具莫不畢備張筵於濯錦橋東以餞其行縉紳之士皆詩以送之而俾惟亮序之遂不敢

辭竊惟自古聖明之朝英睿之君天必生厯臣碩輔耆儒宿德為之培植人英敦隆名教以扶護元氣而罔干

載不接之基惟鄭氏積德四百餘年代有聞人既入我朝慶輔臣之列備後官之選皆文質彬彬焉於忠孝而

長史公夙承家訓又出太史宋公之門其學尤有根柢仁規而義矩禮守而智行蘊之於身心達之於事物大而

經邦論道小而易俗成化無不有以盡其所履之實宜其簡在 睿衷而承寵渥之厚也今其歸也齒髮未甚衰劬

力未甚億益當以聖賢之學化其子弟鄉閭使其声光氣
烈風行於天下而鄭氏亦與國匹休於無窮則所謂
扶護元氣而固不拔之基者豈不在於是乎詩曰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余於鄭氏有望焉是歲丙申四月乙丑
蜀府伴讀臨川何惟亮序

送鄭典藉淑美先生考滿之

北京詩序

聖朝設官分職與前代品秩雖殊其居清要則同翰
林典藉即唐宋之祕書監掌祕府而書亦清職也然
古今所聚四庫書籍浩若烟海校讐檢閱其間時備
顧問自非博通古今書者曷足以任其職也翰林典
藉鄭淑美先生世居浙之浦江同居十有餘指迨今
十餘世非禮義之綱維其克如是之久先生執經宋
太史講下聞見益廣所造益深至于子史百氏靡不
研究作為古文詞議論如江河層瀾汪洋浩漫勢不
能已氣充而理明誦其文者謂有館閣氣味永樂初
朝廷纂脩大典召四方碩儒英彥會集書館大蒐以

叔羨薦穎蔡倫之列書完以詞章被留屢試第一蒙
恩授以令職其在職也侍直之暇不倦披閱平昔未
聞見書咸殫其華而咀其英學日益富茲秩滿三考
書績天官

鑿輿時巡北京將趣裝北行其友鴻臚寺司賓楊思
敬等餞送于龍河之濟徵文以序別夫木之茂者其
本必固流之長者其源必深鄭氏以孝友起家其積
行累仁非一朝夕故其子孫承藉累世遺休未易量
也余祖文靖公曾撰義門鄭氏頌今碑石尚存以斯
文世契則尤知鄭氏者也鄭氏由宋歷元奕葉多躋
膺仕文學政事代不乏書
聖朝光啓文運善人是賚鄭氏一門有位司候古侍

經 春坊出相 王府列職烏堂者咸蒙致仕還里
其餘佐政大藩判一州掌一邑者多有其人吁何其
多賢也今先生與中祕書者九年是行也天官考職
之稱而以先世積累之遠又素學之優例應陞擢則
述作之事益振起其家聲矣

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夏六月中澣

宗人府經歷奉議大夫陵陽虞進序

送鄭檢討叔羨先生榮陞還南京詩序

金華鄭君叔羨始以文孝用薦至 京師與脩大業
書成

卜命試其文詞將擢用之其時天下儒士暨大孝生
凡數千人而得能工於古文者財五人焉叔羨其一

人也由是遂授翰林典藉之職其為人恂恂謙謹敦厚而簡默言若不出諸口而其中所蓄宏博深粹浩平莫可涯涘居是職幾將十年日摩館閣瞻望道德之光華而沈潛文藝之淵奧開文字益增譽蓋振而一時同列詞翰之流莫不推讓而稱述之今年冬十月以秩滿謁選于行在吏部考其績而最之得陞檢討將還南京於是寮友在扈從者相与賦詩以榮其歸而立經博士王君汝嘉檢討錢君習禮來徵余言以為序夫連產之本必產于鄧林五彩之羽必出于丹穴士之質美而多孝者非嚴乎簪纓閭閻之舊承乎家庭詩禮之訓其能然乎叔美為義門之裔涵濡文獻之澤習聞萃友之風蓋以久矣宜夫克

以其學致用于時以蒙被

寵光職侍從而顯揚于當世此豈速成驟進矜能恃才者之可比哉叔美此去而脩於己者益勉而弗畫奉其職者益勤而弗懈他日所就又詎可量乎予與叔美相知其久故敢竊取古人弗頌以規之意而為之序焉永樂十五年丁酉冬十一月朔旦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翰林學士廬陵曾祭序

詩

梁濟

武進人
仙居縣知縣

大典書成進

帝庭先生儒服被

凡榮詔令考試三千士特選文

章弟一名

解縉春坊大學士

秘書 禁近職清華 退直歸來日 每斜進詩 經筵

蒙 顧問承

恩却賜錦還家

周孟簡翰林編脩

暑雨清塵道半轄 宦道真嘆別離難 承家義貴千金

重報 國心懷寸冊 太史才應傳海內 祕書名已

著 朝端中秋尚有今 清月還待金陵對酒看

王吉鹿門人 翰林孔

孝義江南第一家 先生况是老才華 十年直閣承

恩重萬里朝天去 路賒仙佩更趨 丹鳳闕

蓋輿還待綵雲車 欲知此後重相會 應及寒梅正作花

陳循翰林脩撰 狀元

典祕承明近十秋 飄之渾似在瀛州 退朝每向花坊

詠考績新從冀北遊 良夜喜看淮浦月 清秋穩泛路

河舟上林瓊樹留身鳳 此去應栖最上頭

勿齋翰林脩撰

義門群從最稱賢 祕府編摩又十年 已喜天官書上

考便從遠島別群仙 秦淮鴈斷秋聲遠 鍾阜雲開樹

影連此去定承新

寵渥相思莫惜寄吟箋

王文英翰林典藉

同鄉偶爾又同寅 供職詞林歲月深 考績賢能朝

北闕家傳孝義重 南京

九重雨露期 新渥萬里風雲愜素心得意金臺快
回首春風紫陌聽鶯吟

夏時中

臨人
翰林典藉

翰苑才華茂若林先生尤見古人心詩書繼世英風
遠忠義承家慶澤深聊托文章鳴盛世好將金玉嗣
徽音今朝獻績金臺去恍右懷賢忍不禁

胡槩

文江人
都察院御史

久欽文策玉堂仙三絕由來數鄭虔簪筆九年同是
客書功此日獨朝

天夕陽秋草通州路行李西風汶水船若到金臺承
寵渥音書無惜鴈來傳

周琬

四明人
刑科

東浙名家老俊賢玉堂官滿去朝
天校讐秘閣星光近進講 春坊席屢前蘭路風清
先從旆大江朝落好行船嗟余十載交情舊日聽佳
音報轉迂

董琰

臨人
刑長史

曾共編摩祕閣中別來十載始相逢一門孝義聲名
重獨步才華

寵渥濃 紫禁揮毫傳絳蠟玉堂分直對鰲峰更為
後會知何日莫惜音書寄遠鴻

王羽

臨人
刑中

白麟溪暖漾晴沙溪上江南孝義家芝產謝庭多捧
露劍藏豐匣遠騰霞裁成東壁芸香草吟遍西清筆

夢花此去金臺無惜別瀛州佳處異天涯

鄭公佐中江人

十戴相親若弟兄驪駒一曲動離情好山擁翠迎車
騎美酒流霞薦驛亭翰苑題詩珠玉燦金盞奏對
御香清

聖朝浩之恩如海會看鵬搏萬里程

周益簡翰林編脩

明時有靈鳥生彼丹山陽奇毛絢五色燁煜增輝光
飢食琅玕實渴飲瓊瑤漿營巢向阿閣瑞世鳴高岡
稽音叶韶樂至德昭虞唐其一

西清接譚議東壁資討論朝成中祕典夕拜

明主恩况茲衣纓族世久崇義門才華足時用文學

沛有源遠矣行典書下載司一其二

商懸振庭柯寒露沾野草客子事遠行斗酒臨官道
清歌問鳴弦惻愴傷懷抱

寶殿瞻廣奕仙山仰蓬島翹首待重來須及早其三

贈鄭允鵬先生

孟淳暨陽人

泉石韜光味道腴習一飽貯五車書詩成喚玉才無
敵筆掃行雲思有餘劍氣遙瞻燭牛斗珮聲常想振
庭除

聖朝偃武脩文治未必醇儒老隱居

黃叔允合溪人

翰林制作慕先翁詩駕唐人遡國風家學承傳緒

藻瞻

聖朝際遇 寵恩隆羨君繼美詩書博出
硯功努力致身雲路早採芝休說夏黃公

申屠環暨陽人

半軒忠節世難逢檢討聲華莫觀容前代衣冠知日
遠當年金石匪雷同夜珠現掌生文瑞胡璉為才開
義風愧我窮經頭已白辱君飛翰錦翻紅
汗血驊騮伯樂逢桂堂一見識儀容文章有種春
盛詩禮通家氣味同身在蓬壺能脫穎成珠玉偶
隨風棹花開處朋簪盍何日相從醉臉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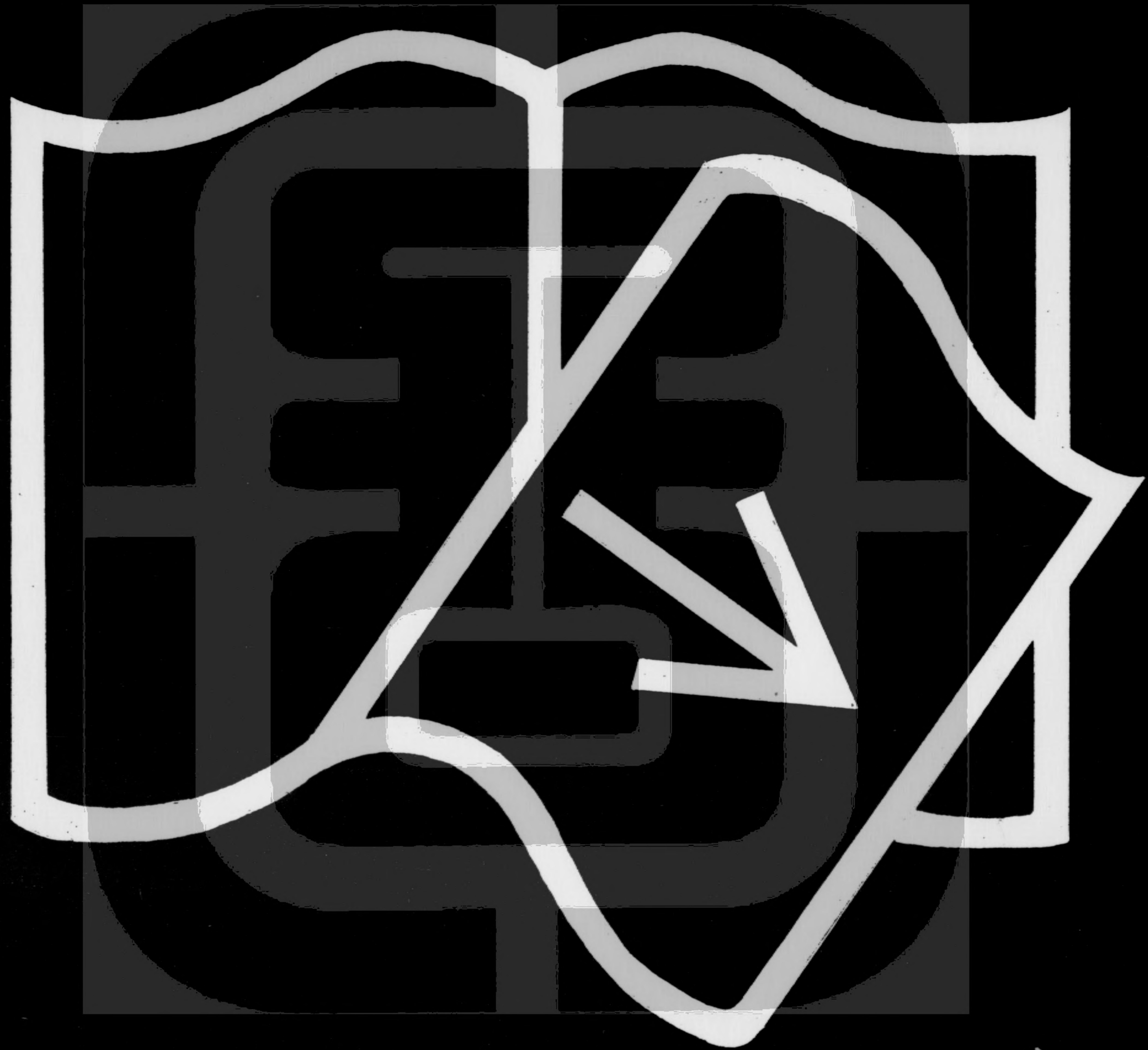
麟溪集別篇下

此一卷乃唐宋諸儒所作係安鄭氏所藏以與諸國相開也日附刊于此

序

滎陽族系記序

序曰木之參天也其條葉之敷繁亦猶虬龍之鱗鱗
庸之毛雖睚於箕者卒難盡推之然原其初豈非一
蘗芽之萌哉然則受姓定氏支流固不同豈不當反
其始而究其本邪我皇唐之有天下也仰稽前代族
姓之學下詔高士廉常挺岑文本令孤德茶參以天
下譜謀合二百九十二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實為
九等蹄曰氏族志藏之祕閣副在左戶夫以朝廷之
威尊乃為甄類析差寶藏之惟謹效其後人哉愚自
丙辰之亂前後所蓄圖書七千四百卷皆被陝軍所



p_2

焚獨司空氏之譜猶存者以卧起每与之俱故雖經
喪亂弗失也今年春愚再還居中條觀隴西鄴四族
系記目為定著桓公至温為上篇南陽公至回為下
篇且傍稽戶部侍郎鄭元摛故家考及中書舍人袁
晞姬姓錄二公皆博洽大儒訂覈尤為精絕簿狀之
或遺名爵之或訛者咸讞正之故愚定此譜頗自謂
無所憾焉回進士也宜有以久其傳矣噫後之子孫
豈能皆如回不皆如回則傳及其身歷代之圖謀一
朝或墜是何異荆璧之遭焚神劍之沉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此愚之序不作不可也乾寧三年春閏正
月二十八日泗水司空圖序

遂安譜記序

舉史傳之尤繇者列于卷首俾覽者有考焉紹興十
一年九月既望八十一代孫臨海尉燮生再拜謹序

題跋

題遂安譜記後

予讀吳縝新唐書糾謬之書竊自嘆修史之不易也
餘者未暇言世系表既專以宰相名之則當無不紀
于惟謙之相中宗鄴縶之相昭宗武什方之相則天
乃不載之何耶以此觀之疑放失甚多不特白麟後
裔為然也先儒謂宰相表載九十三扶最為精詳但
鍾陳韓高之氏有訛舛耳嗚呼豈心是哉今觀臨海
公所叙遂安譜記足以見之矣同郡蛟峯方逢辰題
題同前

隋唐以來為姓氏之書者何翅四十餘家援據雖多其誕妄亦不少如近代姓源韵譜尤無足憑南漢劉龔之二子曰弘昌弘杲宋歐陽公脩五代史避宣祖諱遂改為洪今書乃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其可乎哉原其所失蓋不能精考但見姓之偶同輒牽引鈔入徒為有識之嗤笑必若鄭氏之譜之真然後人無敢議之耳漢中張佃跋

麟溪集後序

獎之浦江縣東二十里其地曰白麟溪鄭氏之居在焉鄭氏合族而居者今九世

朝廷接者令誌表其門曰孝義鄭氏之門而復其禮

於身特之碩人元夫宗工鉅子髦士峻生莫不為之

感而敬羨或形諸詩以道其美或著於文以紀其

實凡所藏書所得既多其家長大和懼夫久而至於

散軼也爰哀集而彙次之詩為樂府四言五七言古

近體若干首凡十卷文為碑頌序跋記辭銘志雜著

若干首凡十有二卷茲為一書因其所居地名名之

曰麟溪集吾聞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

國家教化之盛也夫唐虞三代之世盛矣唯其教之

既明德之既成故當其時民俗之善至於比屋可封
可不謂之盛歟然稽之載籍桂其門閭唐虞之時則
然而表厥宅里見於成周之世夫其民俗既無不善
矣而於其間猶或設夫挂表焉者所謂封之風聲使
民不憚於為善也

國家教化崇化承平日久田里之民安於無事而習
於為善如鄭氏者能以孝義著聞蒙被挂表若此不
猶唐虞三代之民而加以唐虞三代之令典欤吾故
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

國家教化之盛也昔者周之尹氏以天子大夫故五
乘不別食會食數千人而春秋書尹氏以志世卿其
能與周同盛衰者有家法以維持故也今鄭氏非卿

大夫家而合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况其家法之
維持可藉以永久勿習引之雖百世可至此所以使
人嗟嘆之不足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
累之多而後之作者固未已也是故詩之召南詠歌
南國民俗之美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
孝友等傳亦以彰顯當世風化之弗泯故吾以謂即
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

國家教化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民彝夫人之所
同然者也是書苟出而廣傳之將使為善者益知所
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其有補於世教
甚大寧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大和字順卿鄉
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二十二甲子屬予

為序者先生之從子欽字子敬能承其家者也至正
十年十一月甲子同郡王禘序於衡人

麟溪集附錄卷之一

怡老堂賦

壽域建兮山齊華胥治兮春熙仁風覃兮皞皞化日
長兮運遲耀南極于中天鍾壽朋于海隅仙華秀萃
之福地白麟瑞應之清溪境勝而人傑玉韞而山輝
中輪奐其堂精叙天倫之秉彝森乎仁義之林蔚乎
麗澤之濡搃金閨之才彥与儒宮之名譽或考槃于
澗阿或鄭翔于天衢道志乎利濟文光乎璧奎每接
武而致政多承 恩而賜歸優游泉石歌頌唐虞雍
容喬塗之丰采洒落商皓之容儀野服以咲傲壺觴
以燕嬉少香山之三俊多睢陽之一傳近矚郊園遐
盼曄畦百頃禾稼千畝魚陂保先業其豈易在付托

之允宜此其端默一堂之上而華扁揭顏以怡也瞻
夫八表宗長五福云全持憲綱之風紀肅鷓鷯之行
班閩廣之按治蠻獠其解懸澤加遐壤惠感謠傳侍
近清光言措治安景柱下之知止從赤松以廡桓
載觀高年亞尊親藩師傅誨道經筵通國敬慕翰
墨寶藏之珎文詞金玉之度曆翰雲章便蕃恩露溢
桓榮車馬之陳幾疏廣賜賚之數蓋醇德以致茲豈
惟才而際遇也又其次俱踰七袞善尊一鄉養晦肥
適山林日長藹詩聲之流播盛朝野之掄揚素行
敦而愈謹懿德樹而日彰粹其衷蘊三孔之光芝蘭
階庭之列秀菟裘盤谷之徜徉願余匪薄亦冒虛名
久蘩閣之校叨著作之廷竊祿懷媿報國何能徒履

潔而好情竟朴忠而無成思不出位局影天高宜休
致以哀謝得先告而歸畊同庚賢仲清逸高士紹儒
宗之傳聘辭華之備墨妙聞于朝署陰騰濟于閭
里儼人望之標表障濤瀾之砥柱深豹霧之久藏屢
鸞薦而未起昔曠望于萬里今合并而借處相從夫
杖屨周旋乎詩禮居名教之樂地奚清談之流比矧
同場之一姓何竹林之六子怡老一堂爰咲爰語真
率時會閑適容与既有清醕有核于旅陸摘時新水
挂鮮鯉鼓之以絃琴侑之以壺矢茗淪山澗之清香
羹沉檀之縷養和苓朮之採駐顏白石之煮悅佳節
与良辰迭四時之代序聽春禽之好音玩春葩之佳
卉息清陰之夏木濯清流之逝水換秋月之揚輝奏

物聲之律呂俄冬日之可愛是三冬之文史從容乎
友于之情逍遙乎真仙之侶雖顯晦而幽處往流行
而坎止際 昌運之年泰荷 寵光之禧社稷馳情
于 魏闕 仰天垣之尺咫必有至和以養正肅詎
食霞而冲舉吾知長生久視其可必且以仙風道骨
之伊似覽夫彭鏗畏慎之是則將見衛武抑仰其儷
義也弟崇賦

漢書附錄卷之三

書種堂訓

求樂丙申 蜀王殿下以臣招之兄長史臣楷等踰
七十 奏賜致政復念氣門歷世久遠本乎讀書
前賢格言屢賜手教想以書種不絕為戒又知御
翰墨大書、種堂識銘成文以賜奕世煥爛輝映日
月兄楷歡沐頌首拜受 睿旨敬奉還家高揭誦書
之堂進諸子於前而訓之曰吾家以孝義相承至十
二世而不墜者以有讀書之教也今 賢王以書種
名吾讀書之堂欲吾子孫讀書種子繼世而不絕也
若等知書種之為說乎夫書之有神由百穀之種也
種之厚薄繫乎農夫之勤惰爾勤農之於百穀也如

其田疇除其叢蔓深畊以墾之春而播種夏而耘
灌以淵泉薈其蕪穢至秋之成則芻而獲以登
庾廩矣輸之公賦以奉朝廷以廟以郊以充邦
之用為之染盛為之酒醴以享以祀以供內外
使之給足而無匱此勤農之成業也其或耕之
不勤播種不以時水旱不以恤至秋而望其
有成則亦難美此情農之為也故書曰惰農自
安不憚作勞日其罔有黍稷其斯之謂矣尔之
為學也亦然存其心不使之放守其性不使之
縱養其氣使之克而和持其志使之堅而篤此
由農夫之治田也講之以仁義禮智行之以
孝悌忠信通之六經而明聖賢之道覽之史
傳而知古今治亂之變究之諸子而知學術

之同異涉之百氏而知雜論之宏博晨夕而誦之旦
暮而習之既遊其淵義反覆其句讀辨析其義理通
貫其精微使之絲枲中而充乎內此由百穀之播種
也發為文章可以昭聖猷宣聖化或銘功頌德或繼
言紀事以振一雅乎當時垂名于後世措諸事業可以
備身可以齊家可以贊化乎朝廷施政乎天下以榮
其身以顯其親此為學之勤而有成也苟其心有所
不存性有所不守氣有所不養志有所不持學之而
不專習之而不熟講解之不精義理之不辨鹵莽尔
滅裂尔此則學之不勤而無成也然而氣有清濁性
有明愚由田土之有肥磽耳苟加其功而倍其力焉
其志而專其心則亦無不至焉矣汝等其勉之兄退

而謂柏曰 其王之所以垂念義門以勉勵吾子孫
者至矣盡矣吾雖演繹 睿意以訓飭諸子而未有
以述也子幸為文以識之柏術而聽仰而言曰大哉
王言聖賢之教也樂善好義聖賢之心也兄之演繹
睿意以訓飭諸子者美矣裕矣柏何敢僭辭於其間
哉雖然不為之辭則後世子孫無以知 睿恩之深
也亦無以知兄訓飭之至也於是述兄之言記兄之
訓而識於書禮堂俾子、孫、敬奉
王教永無墜諸書之種云



